

# 政府應以非常手段解香港非常之困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延續八個月的修例風波和動亂令香港經歷了自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社會動盪、經濟衰退，民生受創，全年GDP十年首跌。暴亂加上疫情蹂躪，許多市民過去幾個月已經收入劇減甚至無糧出，生活捉襟見肘，等米下鍋，裁員潮、減薪潮、結業潮、

倒閉潮、失業潮的颶風正醞釀吹襲香港。在這種情況下，今年的預算案必須是特殊時期的特殊預算案，所謂量入為出、保持收支平衡的金科玉律暫時可以擱置，必須應使則使，善用儲備利民纾困，把錢用在刀刃上，幫助市民和中小企業渡過難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將公佈《財政預算案》，民建聯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除了要求派錢之外，亦提出多項纾困建議。

## 全民派錢直接紓困

近期物資短缺帶動物價飆升，市民開支增加，加上面對中小企倒閉潮以及失業困境，因此民建聯建議政府以最簡單方式，盡快向所有18歲或以上本港永久性居民每人派發1萬元纾困防疫津貼。向市民派發1萬元防疫津貼合情合理，魯迅先生說：「人不能餓着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酒醉之鮑，急謀升斗之水一樣。」本港經歷反修例風波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兩面夾擊，市民要面對失業及放無薪假，現時又需花費買防疫用品及搶購日用品。預算案應積極援助停薪、失業、手停口停

的市民及其家庭，紓緩他們日漸增加的生活壓力。假如政府無法提供迅速、到位的支援，倒不如全民派錢。所以我們建議政府「特事特辦」，以最簡單方式，減少行政關卡，盡快向所有18歲或以上本港永久性居民每人派發一萬元纾困防疫津貼。

前日財委會只是投票不處理反對派議員拖住政府派一萬元的動議，並非不派錢，反對派只識得政治抽水，拖住政府派一萬元，還屈我們不支持派錢，實在無恥。

在其他紓解民困方面，民建聯建議：為公屋住戶代繳兩個月租金；發放額外兩個月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長者綜援、60-64歲人士的綜援金及就業支援補助金、在職家庭津貼金額；為合資格領取長者醫療券的長者額外提供一次性1,000元金額；寬減2019/20年度百分之一百的薪

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50,000元；寬免2020/21年度全年差餉，以每戶每季2,500元為上限；向住宅單位業主退還全年地租，每季每戶上限1,500元等。

## 向中小企伸出援手

在修例風波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下，香港各行各業幾乎無一倖免。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的骨幹，香港約有29萬家中小企業，佔全港商業機構總數逾98%，聘僱員工約122萬人，佔私人機構僱員人數約48%。中小企業在推動本港經濟發展、提供就業、推動創意、創造財富以及開拓商機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目前中小企業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亟待政府伸出援手。

在扶助中小企渡過難關方面，民建聯建議提高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信貸擔保比率至百分之一百；寬減2019/20年度百分之一百的利得稅，上限5萬元；豁免中小企商舖的商業登記費及相關牌照費用，包括「商業登記證」、「販商牌照」、「船隻牌照」、「魚排牌照」等，使中小企盡快得到支援，盡量保留資金流，減輕經營壓力。民建聯亦呼籲政府擴大「防疫抗疫基金」涵蓋範圍以支援更多中小企業，與銀行商量讓有財政困難的公司按實際情況選擇延期清還按揭本金，亦希望特區政府帶頭向旗下租戶減租，並同各大業主協商，爭取擴大減租商戶範圍，以減輕業界經營壓力，助中小企對抗逆境。

我們期望政府在香港非常時期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會採取非常手段，解香港今日非常之困，希望政府不要令大眾失望。

# 「冠狀病毒」可醫「政治病毒」難救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新冠肺炎侵襲，香港的感染人數正在不斷上升，日前更有警員確診。疫情當前沒有「藍黃」，只有生命和良知。面對新冠肺炎，社會理應將政治分歧放在一邊，團結一致應對疫情。然而，對於有警員受感染，泛暴派表現卻暴露出人性中最可鄙、最不堪的一面。暴徒在網上大開「香檳」洗版，彈冠相慶，惡毒詛咒警員。有一些「黃店」更表示只要顧客詛咒警員受感染，立即提供優惠，陳方安生也指在疫情面前香港不是一家人，即是眼中只有政見，沒有人性。

## 惡毒詛咒警員令人側目

最令人不齒的是一眾反對派政黨，為了討好暴徒，為了附和這些喪心病狂的言論，紛紛丟棄良知底線，民主黨在Facebook發文希望「3萬警員都受到感染」，更稱這是「全球首宗人傳狗」。可能民主黨也覺得有關言論過分冷血，於是又悄悄的刪去有關內容，改成「人在做，天在看」，及後又再一次改頭換面，寫成「警察唔係應該絕對服從嘅咩？點解唔聽政府勸諭，避免出席多人嘅聚會啊？」有記者追問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為什麼要修改有關言論時，胡志偉拒絕回應，

只稱「人在做天在看」。

人在做當然天在看，但請問胡志偉，民主黨現在所做的事，是否過得自己過得人？暴徒對警隊極端仇恨不足為奇，始終沒有違法者會喜歡執法者，過去大半年，暴徒在社會上點火破壞，無法無天，但每一次都被警方強力執法平定，大批暴徒被捕，「勇武派」潰不成軍，淪為過街老鼠，等待他們的是漫長的刑期。這些人當然不會喜歡警隊，利用疫情來惡毒詛咒警員，不過為了發洩。

## 失卻良知的政黨有何用？

但問題是民主黨、公民黨，請問警隊又與他們有什麼仇恨？是胡志偉家人被警方拘捕了嗎？作為一個政黨，就算是為反對而反對，就算為選票利益要與暴徒齊上齊落，但也要顧及基本的道德和底線。在疫症面前，不論任何人受感染，社會都應該給予支持，在社會上，沒有人是「孤島」，彼此都是互相關連。如果因為政見不同就應該受感染，香港至少有4成多人與反對派、泛暴派政見不同，民主黨、公民黨是否要詛咒這4成多市民都要受感染，並且惡毒指稱這是「人傳狗」，要開香檳慶祝呢？

「藍黃是政見，黑白是良知」。建制派的支持者從來沒有因為政見，詛咒胡志偉、楊岳橋染上新冠肺炎，更不會用疫情來作為政治工具，用來挑動政爭。在這大半年間，建制派的支持者儘管不喜歡「黃店」，但最多就是不幫襯，而不會如黑衣暴徒般因為政見不合，甚至對方說了一句不中聽的話，就拿汽油彈襲擊，將店舖打得稀巴爛，日日破壞。這些行為建制派的支持者做不出來，但黑衣暴徒不但樂以為之，更對此沾沾自喜。

什麼是良知？暴徒及民主黨、公民黨因為不認同警方的執法，就可以詛咒警員受感染，並且希望3萬名警員同樣中招，這樣的言論請問何來良知？暴徒已經無藥可救，但民主黨以及自稱要做執政黨的公民黨呢？都要跟這些暴徒一起無底線嗎？為了選票，丟棄人性，自甘墮落，這樣的政黨又有什麼用？

對於「冠狀病毒」，不少病人最終都成功醫治，但「冠狀病毒」可醫，泛暴派的「政治病毒」難救。泛暴派的詛咒不會損害警隊分毫，只不過暴露其冷血、惡毒、卑鄙的面目，更說明他們已是病入膏肓，基本上已是無藥可救。

# 港台不能成為法外之地

陳曉鋒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法學博士



近日，警方去信廣播處長梁家榮，投訴港台節目《頭條新聞》在其「驚方訊息」環節中，多次以嘲諷形式抹黑警隊於抗疫情期間的工作。香港是一個多元包容的社會，尊重法治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多元包容不意味可以高舉言論自由的大旗，以不符事實的手段誹謗中傷。編輯自主、言論自由不能成為誹謗中傷的遮羞布，港台更不能成為法外之地。

輿論監督是媒體的責任，媒體常常以揭露醜聞為社會激濁揚清，從而贏得「社會良心」的

讚譽。多年來，港台製作的《頭條新聞》，以嬉笑怒罵的形式褒貶時事，但嘲諷的對象是歷屆特首、官員，引發社會不少爭議。

新聞和創作自由是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任何人或機構都不能剝奪，新聞和創作自由獲得法治保護，但不是完全沒有限制。如果把嬉笑怒罵和誹謗的界限都模糊了，容忍不基於事實和常識的言論充斥社會，那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當然，在處理言論自由的問題上，普通法世界也面臨巨大的挑戰。因為，法律要保障

媒體調查、報道、告知及評論的合法權利，也要對媒體調查、報道、告知及評論的對象給予合理保護，尤其是包括政治人物在內的公眾人物。

從法律和程序上，通訊事務管理局負責處理有關電視、電台節目的投訴，港台亦受《香港電台約章》的規管。涉事的《頭條新聞》是否違規，通訊事務管理局應作出審議，向公眾公開調查、處理的結果。如果結果指出港台負有不可推卸責任，政府要拿起法律武器、採取必要的行動。

# 「私人檢控」制度不容濫用

江樂士

在去年11月11日，一名警察在西灣河的暴力衝突中槍傷了一名黑衣示威者。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試圖向該名警員提出私人檢控，但後果可能是他始料不及的。

許智峯聲稱有三名證人可出庭作證，但當中竟然不包括被槍傷的黑衣人周柏均，原因是擔心他在法庭上講述他當日的行為後，可能會被起訴。這種案件竟然不讓聲稱的「受害人」出庭作證，這是極不尋常的，尤其是他出庭不存在障礙。雖然此案不太可能進入司法程序，但若果真開庭審訊，法庭自然希望聽取「受害人」作供，他卻選擇不出庭作證，控方得勝的機會率將會大打折扣。

按照普通法，若市民認為自己在某事件中蒙受不公，可以提出私人檢控。這是一項源於早期普通法的權利，為申訴人提供另一途徑提出訴訟。例如在1998年，時任立法會議員的劉慧卿便引用該權利向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姜恩柱提出訴訟，指控他沒有受理一項查詢資料的請求，當時高等法院裁定指控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無法成立。

在私人檢控程序展開前，自訴人必須先提出可靠證據，裁判官受理後才會發出

傳票傳召被告人。若自訴人想主導訴訟程序，他有權和律政司協議，要求後者不介入或接手案件；但律政司有權介入或接手案件，特別是當訴訟涉及武斷、疑點或政治色彩。

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公共或私人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私人檢控一旦進入司法程序，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可根據《裁判官條例》（第14條），「在裁判官席前審理的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中，介入並接手進行有關法律程序」。若指控有事實根據，她可以主導檢控，但倘若指控無的放矢，她可藉着撤銷案件或不提供證據來中止檢控。許智峯在上月出庭提出私人檢控時警告鄭若驊不要介入案件，並聲稱此舉有可能會損害律政司的聲譽。他顯然對鄭若驊的法律責任毫無知情。

如果律政司斷定該訴訟沒有理據，鄭若驊就必須終止此案，除非許智峯提出律政司未知悉的重要新證據。為公眾利益着想，毫無理據的訴訟應予阻止，惡意起訴更一開始便應予以阻止。很明顯，司法制度不容許「濫用訴訟程序的」私人檢控（Dayson 訴 Attorney General, 1911年）。

當然，萬一裁判官斷定這宗私人檢控有理據，鑒於兩項控罪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該案件必須要移交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理。此時，案件不但需要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親自落實控罪、簽署起訴書，還要接掌檢控程序。

一旦律政司司長介入並終止私人檢控，她的決定便不能受到法律挑戰，除非有關決定是「明顯不誠實、不合理地達致」（Raymond 訴 Attorney-General, 1982年）。也就是說，任何人不同意律政司司長的決定，可以提出申訴，但必須要證明司長的決定不合法或違反既定的檢控政策，或者是違反常理，而這些情況是不太可能的。

私人檢控使用恰當，的確是香港法律體系一個重要特點。但如果被人濫用，那麼它就淪為打壓他人的工具。任何檢控都必須建基於案件具有合理的定罪可能性，並且合乎公眾利益；如果檢控不是建基於誠信，那麼有關方面就要自食其果。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捍衛香港的刑事司法體系。

（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刊登在《中國日報》。內容有刪減。）

# 協力「接港人回家」 不錯失一個港人

名家 點評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抗疫仍然處於關鍵時刻，不斷有新疫情出現，香港政府除應對疫情發展之外，同時不能忘卻在外的港人，要把在外受困的香港市民接回家。

目前有2,700多名港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滯留在湖北，據香港文匯報電話訪問多位滯留湖北的港人，他們均希望可以獲得內地和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各界幫助，盡快返回香港。這些港人，有小部分染病的，正在接受治療，也有受困湖北、生活困難者，有長期病患者沒有藥物了，也有孕婦無法預檢的，重重困難令人揪心。

滯留湖北的港人狀況，引起香港社會各界關注，各政要、團體都在給政府出謀劃策，希望盡快向滯留湖北的港人伸出援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十分關心現時滯留港人情況，亦非常理解他們希望可以盡快回港，「我們一直與有關政府部門和衛生專家積極商議，制定實際可行的實施方案。」

事實上，香港社會可以看到，疫情爆發以來，香港政府已盡力在處理大宗的疫情受困港人，牽涉了大量的人力物力。2月初，郵輪「世界夢號」滯留在啟德郵輪碼頭5天，衛生署以專業高效的「香港速度」完成檢疫，1,814名船員樣本對新冠病毒測試全部呈陰性，郵輪盡快解封，1,800多名旅客終可下船。沒有出現日本橫濱「鑽石公主號」郵輪大面積感染的慘劇。

同時滯留於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遊客被困十多天，數百人相繼感染，政府一度束手無策。郵輪上亦有受困的港人，港府派出特遣隊遠赴日本，三次包機接運受困港人，除了測出受感染者在日本接受醫治，當中超過200人已返回香港，並送到火炭駿洋邨接受隔離。可以看到港府盡了最大的努力「接港人回家」。

目前滯留湖北的港人，分散多個地區，在湖北省還處於封閉的緊急狀態中，交通不通暢，而且港人在鄂人員也較多，要集中處理統一返回的難度相對較大。再說，大量人員從湖北疫區返港前，集中檢測的工作量也很大。湖北省疫情嚴峻的禁令尚未解除，抽調當地人員協助的可能性就減少了。事先不做檢驗就集體撤離，人群聚集，風險自然增加了。還有，到了香港後，數千人需要檢疫中心集中隔離。而香港的情況又比較複雜，政府面對民眾不配合的壓力，要花精力找尋隔離營地都需要時間。撤回滯留湖北的港人，還需要得到內地地方政府的配合，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政府已經通過駐武漢辦事處盡最大努力提供適切和可行的協助，包括送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相信因為人手問題，肯定難以做到十全十美。最迫切的途徑是在條件許可下，盡快有辦法可以讓滯留港人分批撤出湖北，既減少湖北當地的壓力，也讓港人安心。政府制定先易後難方案，逐批進行，這些措施可確保既做好本港防疫工作，也做好「接港人回家」工作。

事事 關心 鄧詠駿 新論壇召集人

9年前，筆者到禮賓府出席一場由時任特首曾蔭權舉行的茶敘，當時香港最沸揚的話題是房屋問題，曾特首開場時非常直白分享了「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指並不認同「香港解決房屋問題要學習新加坡」。

9年後的今天，新加坡貿工部部長陳振聲最近一段閉門會談聲帶流出，內容大意是揶揄新加坡國民有短時間去搶購米及廁紙的行為，大概是學了香港，強調新加坡不能不加思索的仿效香港，擔心新加坡可能因此讓國際失去信心。

筆者這20多年來多次到新加坡，加上最近的旅居生活，明顯感受到新加坡從前事以香港為師，到近年成為亦步亦趨的競爭對手，再到今天已在多方面超越香港。

新加坡500萬人口，土地雖比香港小，但不擁擠，城市建設理念從幾十年前的「Garden City」發展到今天的「City in the Garden」，早已完成綠化城市的初級階段，以真正可持續發展為目標。

當香港還在慢慢摸索STEM教育時，新加坡已在此領域領先，更已實行編程教學普及，又爭取全球人才發展量子科技應用，培養人才，掌握主導未來經濟發展的科技。

同樣面對「疫」境，新加坡在提升警覺到橙級別後，國民搶購糧食及廁紙只出現了半天，政府就出手保證供應穩定人心，撤出在網上造謠的供應商，兩三天就恢復正常。

新加坡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比香港多，但整個社會比香港從容淡定。政府一方面呼籲國民不要搶口罩，保證醫療系統有足夠物資，不會崩潰；另一方面迅速調整政府預算至赤字，定點支援受影響行業，國民如常工作學習。

就在新加坡幾個教會出現感染群、確診人數增加時，筆者有兩個孩子因病需要到公立兒童醫院急症室求醫，甚至住院一天。急症室雖有特別分流發燒與沒發燒病人，但整個流程高效，從急症室到病房醫護充足，各項檢查流程亦極為快速。

新加坡上下一心抗疫，前提是國民信任政府，政府政策經深思熟慮。同樣面對疫症威脅的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對新加坡的防疫抗疫舉措，不知有何感想，是否有所啟迪。

# 抗疫雙城記

